

梓树两歌

——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

卜键·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绛树两歌

卜键书



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

卜键·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卜键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9

ISBN 7-5043-3560-6

I. 绛… II. 卜…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529 号

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

作 者:	卜 键
责任编辑:	王玉娟
装帧设计:	二 可
监 印:	张 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 字
印 张:	12.625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3560-6/I·48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绪言

在哪里竖起雅与俗的篱笆

中国小说在其艺术发展的千年跋涉中，出现了许多的文体与流派，也产生了枚数难尽的作家与作品。几乎每一时代都有小说流行或盛行，却并非每一部曾流行过的小说都可以唱传下来。是造化弄人？还是历史的淘洗过于严酷？应归因于文体和风格的与世迁转？还是在于作品所内蕴的艺术魅力？

本书所论列的四种小说，都是流行过或正在流行的，《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出现，曾在社会上引起觅求和阅读的狂热，历数百载至今仍盛况不减；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亦畅行于世逾三十年，为海内外读者所津津乐道。前者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和时间的打磨，后者则依托着现实的赞誉，都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此为研究对象，以此流行且流传日久的小说作品来认识小说之美、寻觅小说的创作意旨和文学精神，是本书的一个愿望。

通论这四种小说，又绕不开一个“雅”与“俗”的标尺。在一般批评家眼里，《金瓶梅》和《红楼梦》属于古典的，因而是雅的；而金庸和古龙小说属于武侠的，因而是俗的。逝去的古龙先生长已矣，新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先生则致力于阐扬其历史观和文学主张，似乎这样便可摘掉那顶“俗”的帽子。惜乎评论界仍不承认，岂不悲夫！

文学史与小说史以大量实例证明，在雅与俗之间，没有

也无法竖起一道截然划分的篱笆。“诗三百”被认为是至雅不过的文化经典，其多数却是采择于民间的民歌小曲，所谓“风出谣口”是也。晚唐曲子词曾被讥嗤为粗鄙不文，至宋则蔚为大国，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至于元之戏曲、明之传奇，至于那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话本和章回小说，郑振铎先生曾一揽子划拉入“俗文学”，而今则鲜有此论了。

雅与俗似乎是有着文体之分的：诗为正统时，词则有俗体之讥；词渐入庙堂，则曲便接过了俗的帽子；后来曲也有了雅部（如昆曲），地方戏便顶上一个“花”字——花部即俗部之谓也。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后来的或曰新生的即俗的，一顶“俗”字号帽子永远要传递下去，传给那生机勃勃的新的文学样式。这是怎样荒谬的一种理论架构！

雅与俗的区别是存在的。然其较多存在于作者的写作旨趣，存在于作品的文学精神，而较少以文体划分。几乎所有的文体都产生过色泽和意趣迥然不同的作品：律诗何严正，然应制及酬答之作大多俗言滔滔；墓表何肃穆，而多数亦谀词滚滚。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说自己“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这真是一种文人无奈与文心折磨。越数百年后，明代徐渭也抒发了极类似的无奈之情，其《胡公文集序》曰：

至于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小惭者人以为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

这里的“俗下文字”，当是最典雅的文体与最典丽的文句，其击节赞好的当也是文人者流，作者却为其外雅而内俗、形雅而实俗内心悲哀，也向那些呼叫“大好”、“小好”者发出一声

冷哼。

雅和俗应主要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区别。《金瓶梅》写了那么多的宦场诡诈和妻妾争宠，写了那么多的市井语言和床第欢爱，其内容真俗之再俗，却又以此庸众的欢乐写哲人的悲哀，底蕴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冷峻的思考。《红楼梦》描绘公侯豪门少男少女的歌吟与爱恋，描绘那“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衬底的则仍是仕途经济与“巴高望上”的俗声协奏曲，又藉此表述作者对现实社会也包括现实之“爱”的决绝。金庸的《鹿鼎记》借一个妓女孳子的青云之路写侠义精神的蹉跎，已更多地注入了历史的思考。而古龙则以浪子形象反诘社会也反诘文学，对人类的情感定式如爱恨情仇进行深层的叩问。这四位作者早越过了雅俗的藩篱，其思考和叙写的内容既是社会的，又是人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去区分雅俗与精粗，又何必去做这样的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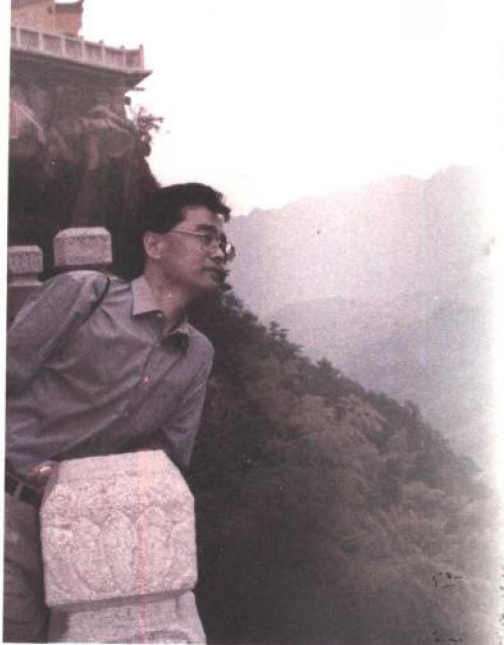
且在文学内涵和艺术精神的层面上，雅和俗都是不可或缺的。这里的雅不是僵化，俗也不是庸烂，而是不同的色泽与情致，不同的风格和美学特征。相传唐代有一位叫绛树的著名歌女，可以同时唱两支歌，所谓“一声在喉，一声在鼻”，而使二人坐听，声腔韵节一丝不乱，世人称奇。清戚蓼生《石头记序》以此绎解书中精义：

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玕；写黛玉之妒且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

这是小说所内聚的文学精神，是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意。“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至于雅俗，则早打混成一片，杂糅为一体了。

世事如歌，人生如歌。优秀的小说赋写的必然是人世与人生的笑骂歌哭，是真性情与真感悟。即以本书所论言之，则《金瓶梅》是一支生命悲歌，写俗世的一切是如何销蚀精神和生命；《红楼梦》是一支爱情挽歌，写阶级社会中爱的苍白与脆弱，以及那更多的在爱之旗帜下的伪情；《鹿鼎记》是一支尘世的欢乐颂，写火宅与色界中的一味清凉；古龙小说则是浪子的酒歌，于醉眼朦胧之际发见人生真谛……

读者以为然否？



卜 键 1955年10月生。江苏省铜山县人。现任文化艺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中华文化画报社社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已出版《传奇意绪》、《嘉靖皇帝传》、《李开先传略》、《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等、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历代文献精粹大典》(合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HG42/06

目 录

绪言 在哪里竖起雅与俗的篱笆	1
----------------------	---

第一编 生命悲歌

——《金瓶梅》的文本与旨趣

第一章 世风的浇漓与生命的惩戒

——《金瓶梅》情节进程的剖析	3
----------------------	---

第一节 世纪末的情爱取向:放纵	4
-----------------------	---

第二节 欲海狂澜中的生灵:享乐与耗损	11
--------------------------	----

第三节 死亡,纵欲者终极的归宿	16
-----------------------	----

第四节 庸众的欢乐与哲人的悲哀	24
-----------------------	----

第二章 美丑都在情和欲之间

——一种比较研究生发的人文思考	28
-----------------------	----

第一节 情、欲一体论	29
------------------	----

第二节 相同的现实视点,不同的艺术开掘	33
---------------------------	----

第三节 有西门庆,所以有杜丽娘	37
-----------------------	----

第三章 “词话”辨正

——由文体呈现的审美取向	43
--------------------	----

第一节 欣欣子诸人传递的成书信息	43
------------------------	----

第二节 “汤临川(显祖)赏《金瓶梅词话》”的提示	50
--------------------------------	----

第三节 “词话本”是《金瓶梅》最早和最流 行的版本	56
------------------------------------	----

第四节 “词话本”的美学意蕴	61
----------------------	----

第二编 爱情挽歌

——《红楼梦》的文学精神

第四章 传奇的,因而是传统的

——关于《红楼梦》创作模式的思考……………69

第一节 是打破还是沿袭了传统的小说模式……………70

第二节 《红楼梦》不是“自传体小说”……………77

第三节 论《红楼梦》的传奇之美……………84

第五章 第二重悲凉

——《红楼梦》的创作意旨……………92

第一节 大观园,年轻女奴的伊甸园……………93

第二节 两层主子和三等奴才……………100

第三节 巡海夜叉与镇山太岁……………107

第四节 失落和愤憎汇聚成的悲凉……………114

第三编 俗世的欢乐颂

——《鹿鼎记》对武侠创作走向的反拨

第六章 一韦天地间

——《鹿鼎记》总论……………127

第一节 “鹿鼎”四义……………128

第二节 又一个少年康熙……………130

第三节 一韦天地间……………134

第四节 人命“在呼吸之间”……………137

第七章 “描写世情,尽其情伪”

——《鹿鼎记》回评……………142

第四编 浪子与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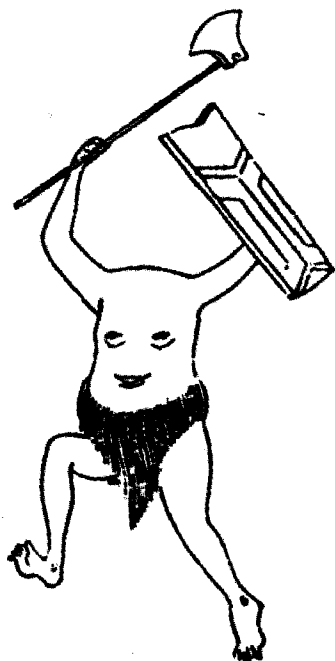
——古龙小说四题

第八章 《绝代双骄》:风格的形成是艰苦的·····	209
第一节 用爱和恨挽结的情事 ——《绝代双骄》总论·····	209
第二节 “情分七色,色色入妙” ——《绝代双骄》回评·····	216
第九章 《大地飞鹰》:生命绝境与武侠胜境·····	277
第一节 浪子是一道永恒的风景 ——《大地飞鹰》总论·····	277
第二节 在生命绝境中摹写侠情 ——《大地飞鹰》回评·····	284
第十章 《白玉老虎》:复仇的路有多长·····	312
第一节 责任与理念共构的人又生态 ——《白玉老虎》总论·····	312
第二节 复仇情绪下的人性扭曲 ——《白玉老虎》回评·····	319
第十一章 《边城浪子》:仇恨首先是一种折磨·····	353
第一节 应在哪一节斩断复仇之链 ——《边城浪子》总论·····	353
第二节 寻觅“梅花故人” ——《边城浪子》回评·····	364
后记·····	395

第一编

生命悲歌

——《金瓶梅》的文本与旨趣



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亸，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第一章

世风的浇漓与生命的惩戒

——《金瓶梅》情节进程的剖析

读《金瓶梅》，性的问题似乎永远是一个辩争的焦点。“蜂蝶留名，杏梅争色”，莺莺燕燕与争风吃醋构成了该书的情节主线。人们也似乎永远难以理解：作者何以在社会长卷上涂抹下如此不堪且众多的肉欲画面，留之难忍，弃之不能。读者和理论家们的平和心态往往会被那无遮无拦的文字搅动得一团紊乱，种种色色的批评便随之而至：或曰“暴露”，或曰“欣赏”。这部“第一奇书”往往被不同的理论剪裁成文学的碎片，不同的观点便借助这些散金碎玉实行着理论的撞击。许多精当的见解在这撞击中产生，这是不容怀疑的，却又不完整的。

评说《金瓶梅》，又必须先从整体上把握全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意旨或者作者的命笔大意，常要由其情节体现出来，常常涵括在其情节进程和叙事逻辑之中。因而有必要对《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情节进程作一剖析。也正是通过这种剖析，我们看到了纵欲，更看到了死亡；看到了世风的浇漓，也看到了生命的惩戒；看到《金瓶梅》在写性写欲的表层文意之下，底蕴着悲天悯人的思考，底蕴着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底蕴着一种哲人的悲哀。

《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第一节 世纪末的情爱取向：放纵

《金瓶梅》作者所铺展和渲染的社会画卷是一种末世景象。在这里，人们很难看到正义与邪恶、忠诚与鬼诈、善良与残忍的搏斗，而是奸邪之士、鬼诈伎俩、残忍行为的压倒的胜利。这类的例子简直多得不胜枚举：

内阁大臣的贪赃枉法和卖官鬻爵。

知府与县令的营私舞弊。

提刑所的草菅人命。

元帅府的藏污纳垢。

然则造恶与行凶又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特权，那小城里的豪绅，市井上的帮闲，行院中的架儿无不加入造恶与行凶的浩浩荡荡的行列。这是一个漆黑一团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活跃着的是那黑暗中的动物。第三回，我们看到浮浪子弟西门庆盯住了小生意人武大的媳妇，去寻卖茶水的王婆帮忙，

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这条计，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

这位王婆应该是身居下层了，却有着最阴损狠辣的心思。她详细地向西门庆口授“十件挨光计”，如层层剥茧，讲得津津有味，应该是最上乘实践意义的寻花粘草的理论了，毋怪西门庆“听了大喜”，高叫“绝品好妙计”！值得我们思考的却是：什么力量使这位饱经沧凉的底层老妇人变得如此可恶？

更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西门庆在如法施行时，每一道



程序上，都得到潘金莲的主动配合，十件挨光计件件应验不爽，以至于我们会自然地想到原来无须任何“挨光”之计，两人便会“脱衣解带，同枕共欢”。

人们会说这原是一种特例，王婆子本是“积年通殷勤，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的老手，潘金莲也自有其淫乱的履历。然从书中所写，我们又可看出其并非一种特例：佯作团头何九掩盖武大之死真相，仅仅为了十两银子；乞丐侯林儿在陈经济受辱时挺身而出，原是要图他白净净身子。书中有无所不为的男仆女仆，有无恶不作的捣子光棍，就是较少那充满正义精神的形象。我们且看作者如何塑写“清官”的形象吧。

东平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作者用一篇骈文来专写他的优秀品行，末句为“正直清廉民父母，贤良方正号青天”。正是他发现了武松的冤情，要提审西门庆等一千人，主持公道，然而当蔡太师的“紧要密书”来到，这位清廉官便改弦易张了，作者写道：

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只把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充军。

陈文昭毕竟还是位存着善念的官员，他没有把武松置于死地，但我们看到，清官也不过如此了。

在作者笔下，社会的溃烂和政权的腐朽是那样的相得益彰，庙堂的倾轧和市井的嚣杂是那样的上下呼应。《金瓶梅》把数百年前国人那世纪末的心态写得毫发毕现，绝无隐曲，这时节的情爱取向，便大潮般地涌向毁灭的彼岸——放纵。

开卷第一回，写潘金莲见了“身材凜凜，相貌堂堂”的武松，“强如拾了金宝一般欢喜”，端茶劝酒，“顿羹顿饭，欢天喜地服事武松”，这一切，不是尽嫂嫂的一片热诚，却是包藏无尽的肉欲，

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烘动春心，那里按纳得住，欲心如火，只把闲话来说。

一反王婆子的“十件挨光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对男子的捕捉，潘氏先是言语撩拨，后来便假假捏捏，用更露骨的话挑逗武松，作出更明显的勾引之态，若非武松这样一个作者特意塑造的超凡脱俗的英雄，谁又能禁持得住呢？

在潘金莲眼中，武松是一个伟岸男子，她也只取其伟岸雄健，原不论其品格和勇毅的。而在西门庆眼中，潘金莲则是个性感的女人，他亦同样只着眼于其容貌娇好，意态风流。第二回如此描述他二人的相见：

这个人（西门庆）被叉杆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黑赛鸦翎的鬓儿，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的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趂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

这哪儿还是猝然相会时的印象，分明添加了观察者充满肉欲的联想，才会有如此仔细，才会透过那重重叠叠的衣饰，看到其最隐秘处。要之，这是色情狂眼中的女人。

西门庆有“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觑风情的贼眼”，他每每

